

所有阅读过《阅江楼记》的人，都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构筑了阅江楼，在精神意识里登临了阅江楼，一百个读者，就有一百座阅江楼。

## 江山别抱阅江楼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四十四

□黄俊生



### 心在路上

640年前春天的一个早朝，明太祖朱元璋与群臣议罢国事，忽然话题一转，下诏命一千文臣各写一篇叙事文，以记想象中的阅江楼。那时，明太祖想建造一栋楼，楼的名字都想好了，叫“阅江楼”，马上要开工了，他自己带头并让文臣们一起写文章宣传宣传，造势。于是，众臣绞尽脑汁遣词造句，却多为平庸或逢迎之作。岁月穿梭，大浪淘沙，现在流传下来的仅明太祖朱洪武两篇及翰林大学士宋濂一篇。宋濂《阅江楼记》则录入《古文观止》。阅罢三记，旋复登临阅江楼，其楼前世今生则昭昭矣。

阅江楼是座有故事的楼，故事并且跌宕起伏。朱元璋称帝后，想在南京城西北江边卢龙山上建阅江楼，赐卢龙山名为狮子山。就在万事俱备即将大兴土木之际，朱元璋忽然下令停建，这一停就是600余年，使阅江楼成为一座有记无楼有名无实的“空中楼阁”。这段故事就记载在朱元璋那两篇文章里，《阅江楼记》对在南京定都和筹建阅江楼的动机作了说明，《又阅江楼记》则对停建阅江楼的原委作了说明。卢龙山是朱元璋的吉祥之地，他曾在这里伏兵三万，斩陈友谅虎狼之师两万，俘获七千，在此建楼有彰显军功之意。当然，场面上的理由是屯兵护卫京师，避免军队在城中打扰百姓。至于停止建楼，其解释差强人意。明太祖假借大臣进谏，说建楼并

非当务之急，“不急之务，土木之工，圣君之所不为”，并且“上天垂象，责朕以不急。即日惶惧，乃罢其工”。据后来者分析，当时上天确有“垂象”，太祖心内确实“惶惧”。北方边事未定，中原灾害频仍，南方水情漫漶，皇上心中焦虑，真心期望有人出面进言休建，失望之余，只得再写篇《又记》，为自己找个台阶。

阅江，即观江。阅江楼，望江之楼。一个“阅”字，盖过“望”字，我所居江左小城，望江楼、望江亭、望江阁、望江台，倒有几处，终是比不得“阅江”来得生动。阅江楼的故事讲了600多年，直到又一个新纪元来临的时候，南京下关区政府着建阅江楼，阅江楼终于巍然屹立山顶，屹立大江边，结束了有记无楼的历史。

过仪凤门，从南门拾级而上，巍峨的阅江楼就在眼前。今人所建之楼，是否合乎古人规范，我不得而知，但眼前之楼，倒与明太祖所描绘的几无二致：“碧瓦朱楹，檐牙摩空而入云，朱帘风飞而霞卷，彤扉开而彩盈”。楼高52米，明四暗三共七层，内陈朱元璋龙椅，康熙褒扬朱元璋的“治隆唐宋”匾，董其昌、沈周、唐寅、文徵明、徐渭的字画，有明历代君主像，郑和监造的九桅十二帆大船模型，汉白玉《阅江楼记》碑，《郑和下西洋全图》瓷画。

登斯楼阅览长江，正是微雨薄雾，长江浩渺氤氲，天水之间朦胧迷茫，所见一切，都如雾里看花。明太祖当年也许就站立在我现在的位置，指点江山，胸襟澄净如洗，他意气风发地在《阅江楼记》中写道：“俯视其下，则华夏舸舰泊者樯林，上下者如织梭之迷江。远浦沙汀，乐乘翁之独钓。平望淮山，千岩万壑，群峰如万骑驰奔青天之外。极目之际，虽一叶帆舟，不能有蔽”。那时没有雾霾，很远很远的长江上一叶小舟都尽收眼底，而我被

雾霾所阻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实为遗憾。

阅江楼东门有联曰“吴楚名楼今则四，水天明月古来双”，把阅江楼与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并列称为“江南四大名楼”。在我看来，阅江楼虽高大巍峨，却没有王者之气，缺少的就是文化底蕴。虽然宋濂在他的《阅江楼记》中想象朱洪武登临情景：“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，升其崇椒，凭阑遥瞩，必悠然而动遐思”，似有观景寄情之貌，但终没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悲悯情怀与慷慨悲壮。任何景观，缺少了文化的支撑与传承，就会苍白而空泛。就此一点，阅江楼怎能类比前三楼！

“一江奔海万里，两记呼楼六百秋”。阅江楼工程从“可行性研究”到“扩大初步审定”再到“三通一平”，工期延缓了六百个春秋，到最后究竟是不是按照最初的“图纸”施工，我不得而知。不过，看罢此楼，我总有种画虎不成的感觉。朱元璋构思此楼，虽有彰显军功之意，但确实赋予了屯兵驻军的功能和抒发抱负的理想，所以宋濂奉承说，这座楼的兴建，是皇上用来舒展自己的襟抱、寄寓治理天下情怀的地方，何止是仅仅阅览长江风景。而朱元璋最后下诏停建，确确实实是认为这楼属于不急之务，没必要兴师动众去劳民伤财。由是观，明太祖此举不可谓不明智。因此，有记无楼的历史，是不断续写或传承文化精神的历史，有明以来所有阅读过《阅江楼记》的人，都在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构筑了阅江楼，在精神意识里登临了阅江楼，一百个读者，就有一百座阅江楼。600年后续建此楼，我不敢说是当务之急，但有形的阅江楼，胜不过无形的阅江楼，我敢确定。

最后看一眼阅江楼，我吟唱着李煜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”，下山而去。



民以食为天，釜所承担的实际功能，让人类不断地歌颂，它像黄土一样，被反复铭记。

## 釜釜生威

□强雯



### 博物奇妙

“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”称得上最广为流传的“釜”的名句。因为这一句，就算不解釜为何物，没见过釜的后人，也能在想象中勾勒一副“一锅焖”的釜之态。

不过等到在博物馆里，看见了釜灰头土脸、不修边幅的模样，多少会有些失望，毕竟，釜的真实模样太容易让人遗忘了。而那些破釜沉舟、釜底抽薪、釜中游鱼、瓦釜之雷等成语中赋予的霸气、威武甚至诗意之境，跟眼前之物似乎搭不上边。

陶土制的、青铜制的、铁制的，金，列队在各地博物馆的新石器出土文物、青铜器文物之中，若不是成批出现，很容易被一晃而过。

但这就是确确实实的釜，见证人类文明的早期煮饭工具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就有釜出现。那时的原始人用陶泥制作釜，有点像燕子衔泥筑就的窝。陶釜是用黏土一块块黏合的。广口、鼓腹、圆底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，有一款典型的河姆渡人使用过的黑陶釜，高25.5厘米，口径12厘米。其胎质为夹碳黑陶，粗厚疏松，重量较轻，吸水性较强。底部部分脱落，河姆渡人在制作此陶釜时，有意加入了稻壳、稻茎、稻叶碎末，这样可以减少因干燥导致陶釜开裂。陶釜在使用时，需要在下部搭支架点火，火借风势，越烧越旺，釜中的煮食，便可静待饱腹。想象一下，原始人围坐在陶釜面前，等待一场抚慰饥饿的大餐，是多么愉悦。“釜釜生威”的画面，令人何等惬意。

博物馆里的釜，谈不上颜值，但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地伴随人的生理和心理。各种意义，真是耐人寻味。

釜，看上去像没有腿的鼎，也有的釜直接采用了二合一的功能，比如釜和灶连体。在山西的运城博物馆就有这么一款陶釜灶。它产于新石器时代晚期，高33厘米、口径21厘米，出土于垣曲县古城镇东关遗址。此物为夹砂陶。口微侈，花边口沿，直颈，底残；方形灶门，灶门边粘贴较厚的泥条，用以加固，有四个椭圆形烟孔，两侧附舌形握手。器身饰较整齐的竖篮纹及三道附加堆纹。

民以食为天，釜所承担的实际功能，让人类不断地歌颂，它像黄土一样，被反复铭记。

在贵州省博物馆里，有一款饰虎青铜釜，产于战国末期—西汉早期，通高32.8厘米、口径43.2—44.3厘米、最大腹径49厘米。

这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，器壁光滑匀称，体量硕大，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，器外壁布满烟食痕迹，可见生前是使用过。该虎铜釜呈圆口，折沿，斜肩，鼓腹，圈底。釜腹上部对称纵向上有两只辫索纹环形大耳，耳上饰辫索纹6组12道。在肩腹部对称饰一对立虎，虎昂首向天，尾巴耸立，形态威严，有天下独尊之气势。二虎虎身饰斑纹，头后部饰一组卷云纹，颈部各饰有一条项圈，项圈前半部刻一系带类纹饰，后半部刻六个小方格，每个方格内刻一个贝纹。自古以来，虎代表权力，而釜是民生社稷之物，这款墓葬品象征着生前主人的威望，死后还将继续此荣耀。虎颈项圈表明虎为人所控制，进而表明了器主对自然界的

超凡掌控力。通过将立虎神化，器主的权力与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。

其实，在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中，圆底铜釜的广泛使用是巴蜀文化、夜郎文化、滇文化、百越文化共同具有的特征。这不仅是因为釜是古代社会人类使用最为便捷、用途最为广泛、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的器皿，还因为圆底釜适应山区、水泽的地理环境。它既可作炊器，也可直接用作食器。在神秘的夜郎文化中，它还有个特殊的用途，即作为高贵身份死者的头部扣器。这种形式的墓葬也被称为“套头葬”，是夜郎文化一种特有的葬俗。

作为煮食器皿，釜因为没有腿，更便于携带，在汉代不少的行军队伍中，釜是必备之物。从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走出的成语“破釜沉舟”，使釜拥有了特殊的军事意义和人文内涵。

行军少不了釜，直至现代战争，都要带“釜”前行。不过叫法不同，叫行军锅。在红军长征时期，还出现有铜、铁制作的行军锅，圆口，平底，口沿处铸有两个铜环拉手。平时用于做饭，紧急时也可以用来自当盔甲，抵挡子弹。在一些红军长征途经之地，有红军陈列馆或旧址建立，就能看到这种行军锅。而今，黄铜铸、铝制的各种行军锅、甚至高科技材料打造的都已出现，然而鼻祖之釜，依然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赫然不离。

在汉中的城固县博物馆，也馆藏几款汉代的釜。一款是标准形态下的双耳青铜釜。鼓腹，腹部有三道线圈纹。另一个是带柄青铜釜，是1984年桔园镇竹园村出土的。两侧有双耳，便于执拿。作为青铜器出上大户的城固，这两款青铜釜确实貌不惊人，看上去是常用之物。城固县地处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中部，古代是巴蜀、羌、濮等民族聚居的地区。城固县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，证明了商代领主已经到达汉中盆地，从商代起，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。

在汉中的城固县博物馆，也馆藏几款汉代的釜。一款是标准形态下的双耳青铜釜。鼓腹，腹部有三道线圈纹。另一个是带柄青铜釜，是1984年桔园镇竹园村出土的。两侧有双耳，便于执拿。作为青铜器出上大户的城固，这两款青铜釜确实貌不惊人，看上去是常用之物。城固县地处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中部，古代是巴蜀、羌、濮等民族聚居的地区。城固县出土大量的商代青铜器，证明了商代领主已经到达汉中盆地，从商代起，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。

其实，在重庆的三峡地区，不乏各类陶釜出土，涪陵、万州、云阳等长江水或急或缓流过的地方，起起落落多少巴文化的诗意与文明。“巫山夹青天，巴水流若兹。巴水忽可尽，青天无到时。”三峡，不仅是李白、杜甫流连吟唱之地，也是人们烟火人生的铺陈之地。那些早期的人类，留下的骨骸残片，在岁月的泥层中被后人掘开，正在复原一份远古有亲密的记忆。三峡地区的出土陶釜，从战国时期到汉代皆有代表。这种陶釜形制略有不同，一类为敞口、束颈、鼓腹、圆底、无耳陶釜样式，属于巴文化的典型器物，流行于涪陵、忠县、万州、云阳等地区，是该区域战国至汉代的主要炊器之一。如万州古坟包汉墓、涪陵镇安遗址、万州沙田墓群等等。另一类为直口、长颈、鼓腹、圆底、带盖陶釜或双耳陶釜样式，属于汉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器物，模仿自同类铁釜，尺寸也与铁釜相似，西汉晚期主要流行于丰都、万州地区。如丰都黄柳嘴工墓葬、万州武陵镇吊嘴墓群等。巴文化源远流长，也在这些烧饭煮菜的釜中沸腾，搅拌，融合。

这黯淡的色泽斑驳的釜，鼓胀着肚皮，任烟熏之色爬满一身，它是时光中最不起眼之物，却是故事和命运生长的容器。

在田间劳作的人们不约而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争先恐后朝独轮车奔去，抢着拖放映员到家里吃饭。

作为感谢或者回报，抢到放映员的这家人，总是被安排在最靠近放映机的位置看电影。

## 露天电影（之一）

□刘剑波



### 小镇忆旧

在田间劳作的人们不约而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争先恐后朝独轮车奔去，抢着拖放映员到家里吃饭。

作为感谢或者回报，抢到放映员的这家人，总是被安排在最靠近放映机的位置看电影。

世一般，那两匹棕色军马拖着的马车出现在“L”形地段，只一眨眼的工夫，就从孩子们身边呼啸而过。一个叫蔡四宝的男孩说，我闻到了马身上的腥臊味。

当马车掠过孩子们身边时，他们都愣住了，时间仿佛凝固，周围所有噪音都消失殆尽，只听到得得的马蹄声敲打着耳鼓。而当敲击终于停下来时，孩子们才如梦初醒，大声喊叫起来，马车来了！马车来了！他们不喊“东海部队要放电影了”，而是喊“马车来了”，可见“马车”在小镇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，等同于过年的春联和喜笺。同样，在远离小镇的农村，放映队采用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。在广袤的平原上，独轮车吱吱嘎嘎的声音会传得很远。当它出现在田埂上时，发现它的孩子会喊“独轮车来了”。接着，会出现一个热闹的场面，在田间劳作的人们不约而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争先恐后朝独轮车奔去，抢着拖放映员到家里吃饭。

陆善堂很轻易相信了我的话，接着又问我，是《地道战》还是《地雷战》？我知道他最喜欢看《南征北战》，就信口开河：有高营长的电影。陆善堂完全相信了，他找到了车轮冒气泡处，捞出来，用铁刷子快速刷起来，眼神里满是对即将到来的打仗电影的向往。

与此同时，人们奔走相告“东海部队放电影”的消息，小镇上已经沸腾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度过看电影前的这段时光了。不过，所有的家庭做法都一致：赶紧乒乒乓乓做晚餐，打发孩子搬凳子去“东海部队”放映场抢位置。在街中心摆摊的周围才早早收了摊，回家给货担添货，主要是香烟和洋火，还有脆饼和麻团。对周围人来说，放电影就是他的商机。我们会在太阳还未落山之际，看到他挑着货担，跟那些扛着高凳的孩子一起，朝“东海部队”急行军。而在天色完全暗了的时候，已经吃好晚餐，换上一件白衬衫的陆善堂，招呼我坐到他的车后座上。天鹅绒惬意极了，我一下子就迷醉了。陆善堂敞着怀，白衬衫被晚风吹拂得飘起来，仿佛大鸟的翅膀。恍惚间我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是一只大鸟驮着我朝天上飞去。孩子们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果然，如横空出

小镇人看电影，一般都去“东海部队”。消息往往是在下午不期而至，因为那辆犹如从童话中跑出来的马车，总是在下午出现。可以这样说，“东海部队”放电影的消息，是由这辆马车带来的。拖马车的是两匹退役的棕色军马，骨骼粗大而线条俊美，奔跑速度之快，简直称得上是风驰电掣。马车都是打西而来，经过车站所处“L”形地段时，总是一闪而过。不过，人们还是看清了马车上坐着的解放军放映员，被军用篷布遮盖着的放映机，以及紧贴着放映机的铁箱。不用说，铁箱里放着晚上要放的电影片子。

强调一下，这里说的“人们”，特指在马路上玩耍的孩子。不知为什么，小镇的孩子喜欢在马路上玩耍。也许是他们冥冥之中将马路当成了生命地带。玩耍的内容不外乎用自制的长鞭抽“老牛”（陀螺），或者推钢圈。女孩子则在马路旁边跳房子或跳橡皮筋。那时的车辆，主要是自行车，对孩子的安全构不成威胁。当然也有手扶拖拉机，不过，手扶拖拉机在一里路之外，就传来了类似孤独的野兽那样的吼叫。

与手扶拖拉机粗野放肆的吼声相比，马蹄的得得声不仅纤细，充满美感，且轻微得难以察觉。不过，还是被一个叫毛爱华的女生感受到了。毛爱华的听觉异常敏锐，这也许与她从小生活在叮叮当当的铁锤声中有关。她父亲是小镇著名的铁匠，因为排行老二，人们都叫他毛二侯。毛二侯嗜酒，每日辛苦抡出的铁锤声完全是为了召唤“杜康”的到来。毛爱华悬着一只脚，正要从一个格子里跳出来，却突然竖起耳朵，屏息凝神，往车站方向眺望，嘴里说，马车来了！孩子们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果然，如横空出

他会气呼呼地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哪个？”时间一长，就成了小镇专属的歇后语——徐德看的病，你问我，我问哪个？

跟小镇所有的人一样，陆善堂喜欢看打仗的电影，我糊弄他：当然打，而且打得很结棍。我这样蒙骗他，其实是很不道德的。但要哄他开心，别无他法。因为陆善堂只要一开心，就会用自行车驮你去看电影。陆善堂的这一生算是与自行车结下了不解之缘：不仅修自行车，还用自行车送客（相当于如今的的士司机）、跟高启鹏等人往李堡送文蛤（从八鲜行拿货）、给社办厂运送氧气瓶。当他做送客生意时，会把车后座收拾得既华丽又舒适——铺一块厚厚的棉絮，再罩上绛紫色的天鹅绒布罩，布罩边缘还镶着一圈蕾丝。我那时有个小小的梦想：在他的后车座上坐上一回，好像达到这个目的，人生就不虚度了。

陆善堂很轻易相信了我的话，接着又问我，是《地道战》还是《地雷战》？我知道他最喜欢看《南征北战》，就信口开河：有高营长的电影。陆善堂完全相信了，他找到了车轮冒气泡处，捞出来，用铁刷子快速刷起来，眼神里满是对即将到来的打仗电影的向往。

与此同时，人们奔走相告“东海部队放电影”的消息，小镇上已经沸腾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度过看电影前的这段时光了。不过，所有的家庭做法都一致：赶紧乒乒乓乓做晚餐，打发孩子搬凳子去“东海部队”放映场抢位置。在街中心摆摊的周围才早早收了摊，回家给货担添货，主要是香烟和洋火，还有脆饼和麻团。对周围人来说，放电影就是他的商机。我们会在太阳还未落山之际，看到他挑着货担，跟那些扛着高凳的孩子一起，朝“东海部队”急行军。而在天色完全暗了的时候，已经吃好晚餐，换上一件白衬衫的陆善堂，招呼我坐到他的车后座上。天鹅绒惬意极了，我一下子就迷醉了。陆善堂敞着怀，白衬衫被晚风吹拂得飘起来，仿佛大鸟的翅膀。恍惚间我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以为是一只大鸟驮着我朝天上飞去。孩子们顺着她的视线望去，果然，如横空出